

## 世道人心的深情表达 ——评陈彦长篇小说《人间广厦》

从《装台》开始,陈彦的小说一路“开挂”,从《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到新近问世的《人间广厦》,每部作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十年来,陈彦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作者之一,上述小说也是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陈彦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注重小说基本要素的有机配置,尤其注重人的精神和情感履历的发生、发展。《人间广厦》用一个更为具象的符号,表达了包括人的精神、情感等内宇宙如何安放的终极问题。小说起始于“福利分房”时期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发生的故事。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而言,住房是颇为敏感和现实的问题。所谓衣食住行,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安居才能乐业。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分房最难的是僧多粥少。于是院长满庭芳、工会主席杜觉喜、名角小桃红、满庭芳妻子赵一秋,以及《主角》中的忆秦娥和胡三元等,这个单位里的各式人物纷纷登场。他们大多是戏台文武场上的人物,戏台上咿咿呀呀认真表演,到了台下面对现实问题,戏装一脱,台上的斯文和程式化都搁置了。最难的是满庭芳,他家门庭若市,各色人等纷纷亮相,比戏台还热闹,而且险象环生。他要开各种的会,要软硬兼施和属下打交道做工作,还要听班子成员的斥责批评,几乎天天一脑门子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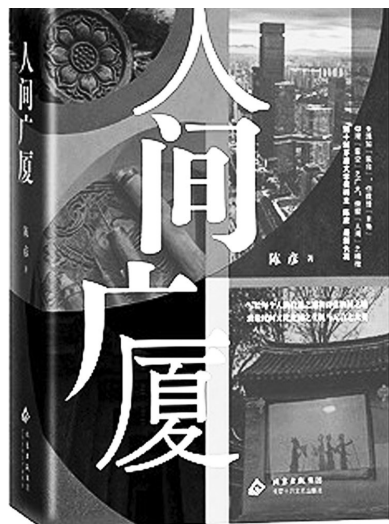
通过分房,单位、家庭、同事之间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出

来。因此,《人间广厦》又是一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说。作品写得好,有趣、有意思、有意味,关键是作家对生活很熟悉。这是陈彦亲历的生活,从而他下笔游刃有余。那些矛盾、问题、人物、故事乃至细节,真实性经得起严格推敲。在推进故事情节、演绎各种矛盾的过程中,作品更注重人物命运的铺排。小桃红即是一例。满庭芳突然想到这个名角:“一个那么光鲜亮丽、蒸蒸日上的生命,在时间的磨道中,推转三十年出来,竟到了这般不堪的光景。那不是一种沧桑的有迹可循的流转,而是粉碎性重组,简直让他不敢相信,这还是多年前那个令他爱得几欲殉情的小桃红吗……”满庭芳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不是门口这两个家伙说到了小桃红,而让赵一秋大为光火?小桃红进驻他的办公室,也是近日分房笑柄之一,议论中甚至比门口出了两个‘门神’更有故事、更见效果。而小桃红在他与赵一秋的恋爱婚姻中,是曾经引起过不小风波的。”悲悯、同情、怜惜、无奈,五味杂陈的情感汹涌而至。作家在怜惜、惋惜小桃红的变化是发自内心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峰回路转又回到现实,特别是和个人情感故事有关。这时,如果就事论事,满庭芳是可以厌恶或不屑于搭理小桃红的,她为自己的工作平添了许多麻烦。但是,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方面关系的牵扯让人必须权衡利弊,更何况这里有着隐秘的个人情感。而这个过去,妻子赵一秋都

知道,处理不好就会祸起萧墙。这种复杂的情感关系,不只体现在小桃红一个人身上。比如拿五一,感慨别人“想来也可怜”,然后顾影自怜,大家“都可怜”。这是作家面对世界和人的命运的态度。人世间的一切终将落幕,可面对的现实谁都难以超越。因此,作家在处理人的心理和情感时,对复杂性的考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在演绎分房核心情节的同时,也涉及主要人物的身世和过往。这个交代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至关重要,否则人物显得概念化。同时,作为小说,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家长里短和街头巷尾的蜚短流长,这使得作品带有鲜明的世情书笔法和味道。“分房”问题是作家解决不了的,陈彦也没有这种“非分之想”,他是要通过“分房”来表达对世道人心的守护和对人间冷暖的关切。这里有焦虑、有忧患,但也有担当和热情。如果将其和《装台》《主角》《喜剧》三部作品对读,更令人一咏三叹、快意会心。小说内在节奏相对缓慢,除了“分房”的复杂性容不得快刀斩乱麻,容不得丝毫造次之外,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作家对人间生活的迷恋,或者说深感人生活兴致盎然。生活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间。

小说更出彩的是叙述语言。语言是一个作家的颜面,看到作家的语言就像看到了作家一样。修辞、节奏、气息,或幽默荒诞,或义正词严,都带着作家固有的或万变不离其宗的腔调。这就是小说讲述者的语言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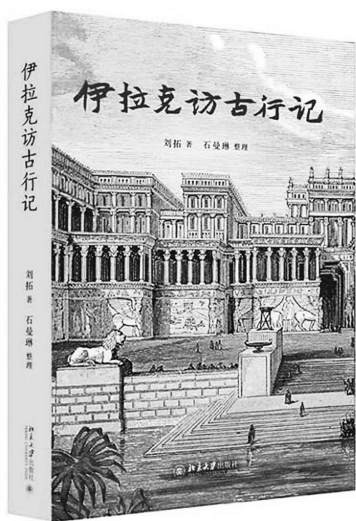


物的语言。《装台》中刁顺子一出,话语中那种人生的悲怆和凄楚感一览无余。《主角》中忆秦娥一出,锣鼓声也难掩命运的一波三折。这和戏剧如出一辙。《人间广厦》则杂花生树、多音齐鸣,恰如一场文武大戏或人间悲喜剧。这些都是语言魅力合力完成的。说到底,艺术源于生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者说,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人的内宇宙的无限丰富性,是科技手段无论如何都难以穷尽和破解的。陈彦用他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这一点。

“人间广厦”是从杜甫的诗中抽离出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了杜甫对苍生黎民的深切同情和悲悯。陈彦借助杜甫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现实环境中普通百姓的生存处境和现实向往。因此,无论小说写了怎样的矛盾丛生和人性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对普通人的关怀和瞩目。这也是这部小说收获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光明网

## 《伊拉克访古行记》:书写文明的坚韧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刘拓生前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纪实材料,整理发表这些材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让刘拓的文字唤起更多的勇敢者前行。

经刘拓好友石曼琳整理的《伊拉克访古行记》出版之前,编辑赵维给我发来了定稿。从初稿到定稿我一直在看,也一直在想写一些话,但是写写停停,一方面是在等赵维的定稿,另外一方面,读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想起刘拓来,我都是心痛的,每一次写都会禁不

住流泪……直到再次回到他的文字里,才能更加感受到他的记录的价值。

他去的很多地方,我们作为老师也没去过——不仅仅是客观的原因,我们很多人也没有他的勇气。他为了见证文明而行走,但那又不是一般的行走,而是充满了危险的行走。在这些危险的行走中,伊拉克的这段经历无疑是最为传奇的。他深知危险所在,但是他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相机、自己的文字与炮火比速度。

刘拓的书里反复提到文明的脆弱与坚强。我常常在他的文字里感受着他的感受,也一再思考生命的脆弱与坚强。他的生命定格在了31岁,但是,他的文字却又坚强地活着。刘拓不是一位普通的观光客,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探险家,他是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的专业人员,因此,他的记录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他在记述摩苏尔古城时有一段文字,可见他的专业素养:“摩苏尔城内古建筑的一大可惜之处,是它们在战前几乎没有被系统记录。比如叙利亚因曾经是旅游胜地,即使很多建筑被摧毁了,游客和人

物部门手里的照片也是数以万计,可以算作一种留存。但伊拉克向来游客很少,而摩苏尔城自2006年左右就陷入了几乎没有外人能进入的混乱局面,可以说错过了整个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一张比明信片更大的旧图。我曾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请教工作人员,却未能确认其文物部门是否做过系统的记录。”

刘拓的这本书里还有一段文字涉及云冈石窟。在参观亚述古城遗址的时候,他居然遇到了一位参观过云冈石窟的当地文保人员:

“看完这些遗迹之后,才刚刚早上8点,我准备转向西南侧,参观遗址内规模最大的伊什塔尔神庙。就在这时,持枪的守卫突然出现,他见到我也大惊失色,慌忙把我押送到了遗址办公室里。办公室负责人英语很好,几句话就明白了我的来意,高兴得几乎眼含泪光,他说他曾到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大会(可能是2003年在苏州举办的那一次),最喜欢的地方是云冈石窟。他表示没想到会有中国人独自前来参观这个遗址。我也非常惊异,这

样的地方竟会有人去过云冈石窟。”

我读到这段文字也很惊异,才知道在战火纷飞的远方,居然会有一个文明的守护人来过云冈石窟,这也许就是文明交往的动力所在。

刘拓有一颗赤子的心。他拥有过山川、河流、大地、星空,石曼琳在后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他们一起出行的第二天,下雨了,其他人都在屋里睡觉,刘拓自己一大早就起床去周边拍摄记录老城区的街景、市场、人群,下午才一起出行。第三天,前往埃里都遗址的道路泥泞,很危险,车走不了,刘拓自己徒步前往,他们在车上等着。刘拓从遗址高坡上返回时,欢快地像飞翔一样冲刺下来,不小心撞到了车玻璃,把他们的车玻璃撞坏了一些,还好人没事。大家哈哈大笑,非常开心。

刘拓日常交往中并不善于言辞,他甚至觉得他有些木讷,但是他待人以诚。

读其书而念其人,刘拓的这些记录可以说是用生命写就的。期待刘拓的考察行记能够继续整理出版。

这个世界他来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